

光荣的斗争

(革命故事第二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I 247.8

內 容 提 要

革命故事（第二集）包括九篇文章，有反映1928年地下党发动工农起义与白色势力、地主豪紳作斗争的故事；有抗日期間苏中新四軍打击日伪軍的故事；有解放战争中消灭国民党反动軍隊、智取敌人軍艦和解放山西地区的战斗故事。这些作品使我們回忆起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使我們时刻記着革命胜利取得之不易，而更加珍惜与热爱我們今天的生活，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獻一切。

光 荣 的 斗 爭

开本：787×1092 $\frac{1}{32}$ • 1 $\frac{5}{16}$ 印張• 30,000字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統一書号：10088·87

定 价：一角四分

目 录

回忆在排湖地区的斗争·····	空军第一速成中学上校	余金龙 (1)
战斗在小桥口·····	上 尉	殷吉松 (10)
一场激烈的战斗·····	李佐玉 口述 苏 文 整理	(13)
抓 军 艦·····		俞 农 (17)
魁星閣歼敌記·····		苏 文 (21)
“傳統晚会”·····		唐仁均 (24)
厦門島蔣軍复灭記·····	新华社記者 大 尉	姜庆華 丁志鋒 (31)
夜襲南关鎮·····	上 校	紫 明 (36)
东社歼灭战·····	上 校	紫 明 (39)

回忆在排湖地区的斗争

空军第一连成中学上校 余金龍

星 星 之 火

1928年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何大旁、唐飛等，接受了党的任务离开武汉，回到湖北沔阳的張家場、楊家洲一带进行发动群众、組織革命武裝、开辟根据地的地下工作。

張家場、楊家洲是一个从来没有党的活动的新区，离敌人据点顶多的有二十几里，少的只有七、八里，因此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是反动地主惡霸的集結地。当地的地主豪紳几乎占据了所有土地，其中有一个名叫潘老爷的大地主就占有土地几千亩。

这里湖泊很多，又是一个十年九涝的地方。当时有一首民謠：“沙湖沙湖洲，十年九不收，如若收一年，狗都不吃大米粥”。这正是对当地災荒景况的写照。由于連年災荒，和地主豪紳的殘酷压迫和剝削，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十分貧苦的。有不少农民沒有一分土地，終年不得不依靠打魚来勉强維持生活。說这里“民不聊生，难以度日”是一点也不虛夸的。

唐飛、何大旁家庭是地主成分，就住在本地，各有一百来亩土地。他們回来之后，就將自己的土地無代价地分配給那些缺土地的貧民，当众燒毀了田約，把家中的粮食分給了那些少吃的农户，并借此向群众宣傳打倒土豪、分土地的道理。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感动了那些分得土地、粮食和看到別人分得了土地和粮食的人們，在他們的心中埋下了革命

的种子。我，也正因为这样，才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但是，这究竟才是开始！

要发动群众，就必须使广大群众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必定胜利的事业。这是一个极端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就要求我们党员接近群众，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接近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唐、何等人虽然出身地主，又是学生，他们也穿着破汗衫，戴着烂草帽，穿着草鞋上田里去帮助群众收割庄稼、耕地、锄地、捕鱼，若有空还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写信、写对子……。总之，只要能有接近群众的事就干，有机会就给大家讲一些革命道理。这一系列的活动，广大农民虽仍对党的政策还不十分了解，但却和我们逐渐熟悉起来，靠在我们一块了。他们都说，这是“南军”回来了。

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之后，我们的地下党就开始在一些值得信赖的群众当中，发展党团组织。首先发展的对象是那些给人干活的长工、木工、铁匠、贫苦的渔民，以及那些有觉悟的学生。就这样，我们在排湖地区建立了党团的基层组织——党团支部，燃起了星星之火。

从“CP”“CY”谈起

为了使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地区能够顺利地成长起来，因而一切活动都是十分秘密的。当时，一个党团员只知道他的组长，不知道另外一个党团员。开党团的小组会议，也只是小组长与一个党团员发生关系。为了方便地进行工作，党团员这个名字也都用英文字母作代号。党员叫“CP”，团员叫“CY”。汇报发展工作情况时，也只能说发展了多少“CP”或“CY”。有了这代号，到外面去联系人时，见面后

就似乎不在意地在手心上或地下画“CP”“CY”来暗示对方。对方能画者，是自己人，不能画者，就不是自己人。只有暗号接通了之后，双方才能开始交談問題。若是召集党团會議，一方只要在手心或地下画“CP”或“CY”对方就会知道开会。我們就是这样开展了活动，发展了自己的組織，使我們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麻雀飛过也有影子，我們的活动还是終于被敌人发觉了。当地土豪紳們看到我們的革命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就害了怕，于是就千方百計地到处調兵收买那些不稳定分子和反动会道門，對我們的革命力量进行了瘋狂的鎮压。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孙錫武等同志全家被杀害，不少革命家庭的房子也被燒毀了。

这样一来，革命的活动就困难了。除了个别的还未被敌人发现的党团员能在村內坚持工作外，其余的就不得不出外打游击。为了繼續坚持我們的斗争，为了避免無謂的牺牲，我們就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白天，有的就化妆成漁民、农民、小販或給人取亲轎夫，混到漁船上、收割莊稼的地里……了解群众对敌斗争的情况，帮助群众出主意，并以活生生的敌人的殘暴事实来啓发群众的阶级覺悟，加强他們的斗争勇气。但是白天出去，時間不能太长，一般都是一、二十分鐘，教育的对象也不多。以当时的情况來說，只要与群众見見面，收效也是很大的。因为群众是多么需要得到党的領導和支持啊！

在晚上，我們就更不怕了。我們还时常在敌区里穿来穿去，散傳单，貼标語。有时，我們还一夜走几十里到几个村去对群众进行鼓动教育。为了更順利地进行工作，我們在晚上还杀死了一些最坏的保甲长。

这一段生活的確是艰苦的。我們無所謂白天黑夜，我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家。有时，整日整夜在湖沿上、田野里或是柴林里过活。虽然如此，由于同志們看到自己力量的不断强大，个个都忘記了自己目前所遭遇的一切。



吳警言 图

排湖蘆林之間的斗争

敌人尽管疯狂，但是扑不灭的革命火焰却燃烧得更加旺盛了。敌人害了怕，因而手段也就更加毒辣。敌人集中了两个保安团和一些地主武装共三千余人分四路向我们活动的排湖地区进行清剿。当时，每个村莊都住满了敌人的队伍。不仅如此，反动的地主們，也趁火打劫地进行残暴的烧杀活动。在楊家洲一带，将近三百戶人家的七、八个村莊（除地主反动

派的房屋以外)都燒毀了,并杀害了五十多个無辜的老百姓。一个十九歲的名叫陈幼兒的妇女,身怀有孕也被害,杀死后,小孩还在肚里跳动。如果捉到共产党人,手段就更毒辣了。他們割下了鼻子、耳朵,挖心剖肚来示众。到处呈现了一片似乎經受了多少年战争灾难的凄凉景象。但是,这并没有迫使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屈膝,而是更燃燒起了我們复仇的火焰。见了这些,誰个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呢。

由于敌人的清剿,党团员和广大革命群众被冲散了,东奔西跑,流离失所,無家可归。这样,更艰苦的斗争生活就开始了。

我們手無寸鉄。为了暂时躲避凶惡的敌人,我們就不能不輾轉于河沟边、坎地里、湖水边、柴林里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晚上,盖天睡地,在潮湿的地上躺着。露水不一会就湿透了全身。在这个时候,人們是不希望有晚上的,因为晚上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啊!

由于我們与群众失去联系,我們吃的也就成了問題。开始,我們到柴林一带去找野果、树皮充饑,到湖中去釣魚来飽飽肚皮。但这些在当时來說也是来得不易的。到后来,連魚也釣不了多少,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最后,我們又想出了一个度命的办法,叫会鳧水的人,鑽进水底扯那牛都不吃的蒿草莖来充饑。开始吃时虽咬不动,我們还觉得有些甜味,但吃到后来那土腥味就使你难張口了,吃着吃着就心烦想吐。但是在当时來說,这毕竟是唯一度命的办法!

我們在湖边的生活,尽管如此艰苦,但血腥的敌人并没有放松对我們的进攻。一个夜里,装滿了几百只船的敌人又向我們进行了圍剿。可想而知,我們赤手空拳,又經受了历次的残酷折磨,当然是無力抵抗的。这样,我們就不得不沉

下我們仅有的三只船而深夜里偷偷突圍了。

我們逃到了柴林子一帶

柴林子是橫四十里直一百里的原始柴林地帶，到處荊棘叢生，是野獸雜居的地方。這裡沒有一戶人家，我們的生活就更苦了。白天，夏天的烈日晒得我們頭昏眼花，不敢抬頭，身上的皮脫了一層又一層，不到幾天，大家都變成黑人了。晚上，那一群一群的可惡的蚊子也和我們打起交道來，就是躺在到處是刺的柴林上也仍不許我們安寧一會。但是人是不能不睡覺的，在疲倦過度的時候，有的也就失去感覺睡熟了。只要是睡着了的人，第二天起來一看，全身都被蚊子咬得皮破眼腫，滿身疙瘩了。更倒楣的是夏雨也常跟我們作對，有時大雨突然傾盆襲來，淋得大家象落水鷄一樣，找不到一個躲藏之處。這樣一來，晚上大家就不能不橫着心躺在水窪窪地上睡覺了。雖然下雨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困難，但大家還是希望下點雨的，因為下雨能嘗到平時很難嘗到的清涼氣息。

至於吃的，那就更不用說了。在過去的日子里，說蒿草莖難吃，但在此兒卻又回想起吃蒿草莖的甜味來，我們還羨慕那時的“幸福”生活呢！沒有吃的，我們就不能不成“神農”了，只要是毒不死人的草根、樹皮，我們也就顧不得那麼多地弄來吃了。因為怕燒火冒煙被敵人發覺，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吃生的。

這樣的日子確是難以忍受的。不到幾天，同志們的身子就已瘦削得不象樣了，眼珠子落下去了，身上用針也挑不出一點肉來；走起路來也站不穩腳步，搖搖擺擺，東倒西偏，只要有一點風也會把我們吹倒的！

環境雖是如此惡劣，但卻從來聽不見同志們的嘆息聲，大家最關心的還是排湖地區的鬥爭情況。

可以想象，受着严重考驗的革命党人的心中想到的是什么？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們忍受着面臨着的一切痛苦？那就是革命力量的壯大和群众的痛苦。同志們都清楚知道，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由反动派帶來的。自己越艰苦，就越痛恨敌人。我們当时的口号是：坚持斗争下去，直到最后勝利。

敌人在排湖地区清剿了好些日子，才又無可奈何的把兵收回了据点。但是从前逃跑的地主豪紳又回来抬头的了，这一次他們的手段就更加毒辣了。他們的口号是：“宁可錯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当时，只要是他們認為有嫌疑的人就被杀害，記得有一个癩子唐老大也就是因有“嫌疑”而被害的。

这是革命的緊張关头，我們又不能不离开柴林地帶回到排湖地区坚持斗争。当时最重要的是要使当地群众知道共产党还在领导着他們，并鼓励群众繼續坚持斗争。白天我們不敢出去，就利用晚上時間进行单独活动，个别教育群众。由于敌人的封鎖，我們的生活情况仍没有什么好轉，但是我們却又想出了新的度命办法，靠摸螺絲、貝壳来充饑。这时候，村莊的农民也因为地主惡霸的反复搜查、燒杀，搞得山穷水尽無法安身，逃到排湖一带跟我們在一块了。这样，我們的力量也就漸漸壯大起来。

列 宁 駁 壳 槍

在前面已經談到，反动的地主豪紳們，經過这次清剿，显得更加囂張了，到处杀人放火無所不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坚持斗争，在群众基础上来說，我們是远超过敌人的。但是对于那些手持武器的敌人來說，我們又不能不处于被动地位了。我們当时是多么需要武器啊！

武器，武器从何而来？单靠敌人么？那又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面临着我们的最大困难。可是在共产党员的面前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当时就有人提出要自己造枪。

自己造枪？既没有兵工厂，又没有工程师，难道枪会从天上掉下来么？难道上帝真的会给那渴望解放的人们带来什么恩赐么？在那种环境里造枪，的确是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事。但事实终究还是事实。

我们党团员中有木匠、有铁匠，我们就依靠这些大师们的双手造起枪来。开始，我们准备造一种用铁铸成的“撇把枪”，但是钢铁材料的来源却成了问题。我们绞尽了脑汁，终于造起了一种既不多费铁又轻便的“列宁驳壳枪”来。我们所造的“列宁驳壳枪”，构造很简单，用好的木头作枪身，枪身前挖二寸长的槽；我们又用铜铸成三寸长、一公分口径的枪筒，两头都用铁丝绑在木槽上，最后刷上黑漆。表面看来，跟真的“列宁驳壳枪”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打的不是子弹，而是火药。要打枪时，就在枪筒里灌满火药，再在枪口上安上自己用锡铸成的弹头，用鞭炮引子做引线。这种枪能打十多公尺左右。用枪打狗作试验，效果还不错，完全可以打死人。这一天才的创造真使大家乐开了花。我们的“兵工厂”一下就生产了好几十支。

有了这个当时认为不平凡的武器，大家的心也着实得多了，斗争的勇气也更足了。当时大家都这样想：老子有了武器，也就不怕地主崽子们疯狂了。

平时出门，大家也神气十足地带着这个武器。为了预防万一，每人身上都至少带上四个装满了火药的枪筒。为了引火的方便，嘴里也不时地含着一支纸烟或烟袋。有了枪，我们也就敢大胆活动了，写标语、割电线，搞得敌人不知所措，

有时只要敌人来的少，我們还要干掉他几个。

在1928年9月的一个夜里，我們就帶着这壮胆的武器出其不意地干掉了四周五个村莊的最反动的地主惡霸和保甲长。这个风声一傳出去，地主們可吓坏了，都嚷着共产党有武器了。于是有不少自己有武器的地主惡霸，連日赶夜地逃到城里去了。这一来，这些村莊也变成了我們的天下。

燃 燒 起 了 熊 熊 的 巨 火

反动的地主們逃跑后，我們就立即把張家場、楊家洲一帶的革命群众組織起来。赤卫队、妇委会、兒童团，搞得热火朝天。建立了苏維埃政权。接着我們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委员会的領導人和农民一起，扛着鐮刀斧头的大旗，提着量地弓和木牌在地主的土地上釘上了农民的名字。由于农民得到了斗争果实，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革命的勁头就更大了。

在这个时候，敌人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过了一些日子，郭家河的保安团60余人又出动了。由于我党早有准备，在群众覺悟空前提高的情况下，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拿起土枪、土炮、矛子、鋤头、斧头、鐮刀等原始武器向敌人展开生死的搏斗，包圍了敌人。敌人見自己寡不敌众，就拼命的逃跑了。可是燃燒起了憤怒之火的群众，那肯讓敌人再来夺去自己的革命果实，于是就跟踪追去，终于把敌人赶出了郭家河。

由于我們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群众的覺悟大大提高，为了保住我們已取得的胜利果实，为了解放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楊家洲、張家場一帶掀起了參軍的热潮。很多青年都要求參軍并

且成立游击队。单就楊家洲一带三百户人家要求参军的青年就有七十余人。这样，我們的队伍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一支有20多支步枪和有一百名战士的紅军队伍了。

一九二八年底，排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和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汇合成一起，在七、八个县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們的这支部队，也編成了沔阳县大队，后来又改編成正規軍編入紅六軍了。

革命之火，就这样熊熊地燃烧起来。

①排湖地区即今湖北沔阳县以西的地区。

②是排湖地区中一些小地方。

③是说如果这兒不鬧灾荒，大米多得連狗都不想吃。

④北伐战争时期，老百姓称北洋軍閥的軍队为“北軍”，称北伐軍（国共合作的軍队）为“南軍”。

⑤CP是英文字共产党两个字的各头一个字母。CY是英文字共产主义青年团两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当时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战 斗 在 小 桥 口

上尉 殷吉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我是苏中新四軍某独立团九連三排的战士。全团参加了圍攻苏中重鎮——樊川的战斗。圍攻樊川鎮已經两昼夜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綫还没有被突破。战士們在战壕里，議論着如何节省彈藥攻下鎮子。因为那时我們部队每个战士只有八发子彈，打樊川的前一天每人补发了四发，也才只有十二发。但經過两昼夜的激战，十二发子彈已剩下不多了。十一月的天气已經寒冷了，但大家还穿着单衣，有的同志的衣服还是补釘落补釘。有人开玩笑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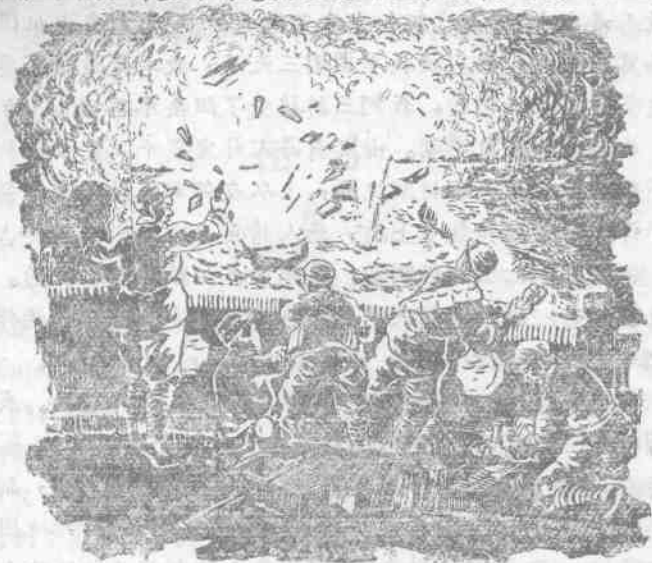
“誰的衣服补的补釘最多，誰就要暖和一些。”所帶的干粮也快要吃完了。

虽然如此，可是沒有一个同志被困难吓倒。我們時刻記住首长講的話：“樊川是苏中揚（州）、泰（州）、高邮（县）和兴化（县）之間的一个重鎮，拔掉了樊川鎮，就象在敌人心脏中插上了一把鋼刀。”战士們还清楚地記得敌人下乡搶粮、燒、杀的慘景。仇恨敌人的心，使我們增強了斗志。为了攻下樊川鎮，我們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难的。

第三天傍晚，我連突然接到撤出圍攻战斗的命令。起初，大家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在樊川东南約四十余里的一个敌据点——小紀鎮的日伪軍今晚要来增援樊川的敌人。原来我連接受了阻击增援敌人的任务。据偵察員报告：小紀敌人于晚九点鐘分水陆两路向樊川增援。陆路是輕装，而从水路来的敌人是由七、八只汽艇和大木船組成的。船上載有大批彈藥和物資。顯然，樊川被我軍圍困三天了，敌人是迫切需要补充这些彈藥和物資的。我們三排接受了阻击水路敌人的任务，由副連长亲自率領。出发前每人补发了十二发子彈和四顆手榴彈，排里有兩挺輕机槍，又从友邻部队借来了三箱补充子彈。从装备和数量上看，敌人的兵力比我們三排都占优势，但战士們心里都很明白：单凭装备和数量是不行的。由于战士們有一颗共同复仇的心，再加上副連长的巧妙指揮，我們一定能战胜敌人。

副連长和排长，帶着一名偵察員走在队伍的前面。我們沿着河堤跑步前进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三、五戶人家的小村莊。为了严守秘密和保持肅靜，我們沒有惊动老乡，副連长仔細观察了一下地形，随即找了一个隱蔽地方，打开地图用手电照了一下，悄悄地对大家說：“敌人的船只必須从这小莊

右側的橋洞通過。我們的任務是不讓敵人過橋，首先要在橋洞入口處，炸毀敵人的第一條船，使敵人所有的船隻都被堵塞在這兒，然後才能消滅他！如果被敵人沖過了橋洞，問題可就嚴重了，他們就有可能在夜里十二點鐘以前進入樊川……。”戰士們都明白：樊川敵人是迫切需要增援的，能否消滅這一敵人与能否攻下樊川鎮有着重要的意義。在很短時間內，我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兩挺輕機槍，架到了左岸離橋約五十公尺的地方，其他同志都埋伏在橋的兩端和上中央。這時四面黑洞洞的，沒有一點兒動靜，只是隱隱約約地從遠方傳來幾聲狗叫聲。初冬的北風陣陣吹來，我不由的直打顫。九點一刻，偵察員回來了，他向指揮員報告了情況。不久，從遠處傳來了一陣轟隆轟隆的馬達聲，頓時大家都緊張起來。肚子餓、身上冷的念頭已飛到九霄雲外。大家的注意力



劉鳴圖

都集中在敌人的第一条汽艇上。汽艇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黑暗中，已看到水面上一条黑黑的长带也越来越粗了。三百公尺，二百公尺，大家都万分着急地等待着副连长发出射击口令。敌船离桥洞只有八十公尺了，突然“砰”的一声！用来代替副连长口令的第一枪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紧接着就是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参杂的怒吼声，几乎和副连长的第一枪同时发出。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慌乱了。他们没有想到，出发还不到七里路，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会遭到迎头痛击，敌人叫喊着，仍企图通过桥口。这时在桥两端和桥上面，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捆捆的手榴弹，向敌人的第一条汽艇掷过去了，爆炸声和敌人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第一条汽艇已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横在桥口开始下沉。所有的船只都被堵塞住了去路，这时敌人更混乱了，只听到一片咒骂声、呼救声，还夹着女人的叫喊声，活着的都争着跳水逃命去了。忽然后面响起了轟轟的汽艇声，原来后面的汽艇已掉转头往回逃命了。机枪手们用一排排的子弹“欢送”了那些幸免的汽艇。

经过不到二十分钟的战斗。敌人从水路增援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待我们打扫完战场，返回事先指定的集合地点时，樊川镇上空已飘扬着我军胜利的红旗，到处都可听到战士们胜利的歌声。要不是炊事员同志们把饭送到我们面前，大家都几乎忘记自己已是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一 場 激 烈 的 戰 斗

李佐玉 口述

蘇文 整理

当日本帝国主义被中国人民打败后，1946年，国民党反

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又向中国人民发动了全面的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内战。

1946年9月，集宁、張家口被国民党占领后，我们绥蒙骑兵旅接受了上级交给的坚持绥远游击活动，牵制敌人的主力，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交通，恢复和发展敌后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任务。

9月里，我们骑兵旅，奉上级指示：在坚持游击活动的同时，便在陶林、集宁、丰镇、武川、归绥、梁城一带，向人民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发动人民群众，配合我军坚持游击活动，一起为实现全国的解放而斗争。12月的上旬，我们从陶林北部的东房子、大青党包出发，插到武川县东部活动时，一天部队就在西蒙克寺、东西蛇牛霸和大小东沟一带宿营。这次较大的行动，被国民党军队发觉了，就在这天，国民党就抽调暂10师的一个团，附属三、四十个骑兵，由归绥到大滩，向我军宿营地奔来，企图包围并全部消灭我们。第二天拂晓，敌人这一个团（三个营）的八百余人，配备有六门迫击炮，八挺重机枪等武器，蜂拥而来。当时情况是很紧急的。虽然我们随时都有战斗的准备，可是也未预料到敌人来的这样快。我旅某团发觉敌人向我方进攻时，就立刻命令部队迅速占领西蒙克寺的西山头阵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在敌人的炮火袭击下，部队一面向旅部报告敌情，一面向西山要地集结。以便占领对我们有利的地势，准备投入战斗。在这居高临下的地势下，敌人几次冲击都被我们击退了。这时，同我们在一起的有绥远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同志，旅长康民同志和我，我们三个人共同研究了敌人的情况后，决定向敌人进行反击并全部歼灭敌人的决心，立即下达了向敌人攻击的命令。以两个团（当时人很少）正面攻击，一个团从敌的左侧